

集部

恥堂存稿卷三

宋 高斯得 撰

論

君仁臣直論

臣聞古之人君大患在不聞其過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動幾微之間治亂存亡繫焉是不可以不聞過也然其威雷霆所震者滅其勢萬鈞所壓者摧予奪廢置怵於前刀鋸鼎鑊迫於後自非龍逢比干剖心

隕首冒萬死而不顧者孰肯以其身嬰威怒之鋒哉在昔盛時以堯舜為君以禹臯稷契為臣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温乎其和故昌言嘉謨各得展竭而無餘藴君臣之道兩盡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幾乎此若漢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為人寛仁愛人豁達大度故其創業之初羣策畢至雖鯫生戍卒之賤皆得至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極諫比以桀紂而不以為忤太宗寛宏盡下導人使諫孫伏伽

李大亮之倫危言讜論交至迭發不惟虛懷延納而又或加賞賜以激厲之二君創業垂統國祚延洪皆聽言能用聞過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極而論則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馬光所載君仁臣直之語為問臣謂戰國君臣何足進於陛下之前故置不復言而述堯舜及漢唐令主之事以對然竊窺聖意則知陛下蓋深有感於斯言者陛下天資忠厚恕以待人屈己和顏延見羣下未嘗疾聲厲色真可謂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鱗

逆耳引裾折檻之風若寥寥焉則是陛下無負諸臣而諸臣或負陛下矣雖然是亦有機括焉司馬光之告仁宗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願陛下於其有餘者勿失於其未至者用力焉傳曰主聖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二言者可與聖問所及互相發明陛下試采擇焉

聖主之祀臣有五義論

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於民則其死也聖主制為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建立

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於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於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記禮者列農稷后土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勳勞者祭於大烝有道德者祭於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

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内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於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䰟悵悵而無依况敢與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寃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説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真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

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擾未清士卒暴露為日滋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為國殤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忤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憫邊圉之勞亟命閫臣搜訪死事悉以上聞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於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年彌高而德彌卲論原註出揚子法言

臣聞人之進德當與天同其運不可以血氣之盛衰而為進退也人受二氣五行以生其健而不息之體固與天無以異也故昔之聖賢者耋好禮旄期稱道有孳孳斃而後已凡所以全其賦受而反之於天也曾子臨終謂門弟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臨終謂其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至死而後知免於毀傷子張至死而後知克終其事聖門高弟其進德修業刻厲堅勇如此豈非百世之師哉自聖

人之道學不傳而學者之性不用方其壯也氣盛力強或能勉強以厲其行年運而往其不進銳退速半塗而廢以負其初心者幾希無他不以志氣助血氣而反以血氣亂志氣焉爾若冉求之自畫宰予之昏惰得聖人以為依歸猶且若此況其下者乎盡此道者惟顏子而已苦孔之卓末見其已假之以年則大而化之優入聖域矣年高德卲何足以言之惜其年之不高也揚雄所謂孔子之徒者此其人也雖然人有年高而德不卲者

以不知戒得故也苟志於得則利欲蝕其性外物汩其天如蝤蠐之遇物持取如豹狼之死而猶餓終身惟無賄之患其得免於禍幸矣又何德之能卲乎然而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特為中人以下設戒耳若夫特立獨行之士以萬世在後為心者蓋棺而事始定豈區區利欲之所奪哉夫特立獨行之士未易得也而以富得禍者十常八九亦在乎人君奬廉絀貪以底厲之則有德者進而風俗以美國家以治矣惟陛下留神

伊周論原注為賈似道作

或有問伊尹周公之事君有以異乎曰伊尹周公皆聖人也奚其異曰伊尹復政厥辟之後皤然告歸不可復留周公既宅非不欲去卒為成王所留而止非異乎夫聖人之制行不必盡同至於出處大節不可以不同也今若是後世奚所折中哉曰二聖人心同而迹異然人臣之義當以伊尹為正也伊尹受湯之託以相太甲太甲克終厥德伊尹之責塞矣不歸奚為使伊尹而不歸

是以寵利居成功與世之患失者無異何以為伊尹曰如予之言周公非歟曰惡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也而我非之是病狂喪心也曰二聖人出處較然不同子是伊尹又是周公亦有說乎曰有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使伊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而居伊尹之地安得而不去無他也伊尹異姓卿而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湯以有天下又相嗣王俾克有終其功大矣然進

退去就人臣之大節也功成不去必蹈亢龍之悔范蠡所不為也而謂伊尹為之乎周公則不然明農之請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親受文武之託為嗣王所留恝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謂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二功成之後同姓則當留以蕃王室異姓則當去以遠嫌疑不明此義而去留胥失其當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乎患世之多以周公藉口也於是乎書

復辯論

客問於高子曰讎可復乎高子莞爾笑曰陋乎子之問復讎天地之大義也而又何疑焉傳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鬬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周平王不能討申侯之罪傳詩之君子誅焉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古之道也君之讎不復不可以為臣父之讎不復不可以為子兄之讎不復不可以為弟前志所以貴豫讓而尊子胥哀王裒而薄嵇紹為是也夫事有疑則問之不必置疑而問君

子謂之不善問客曰今有人焉有父之讎二十有八載而不能復有兄之讎二十有六載而不能復非惟不能復也又與讎人同國而居焉是待其父兄曾交游之不若也問之則曰吾非終不復也將有待焉爾一旦為御史之官乃得反之如是者則可乎高子曰是禽獸也惡乎而可夫天子之置御史也使之黜不端治有罪明目張膽斥然正以呼之也若盜天子之權以報家怨借無辜之人以寓姦心枉矢蛇行為鬼為蜮不思置是官也

固使彼若是乎被以誅心之法是為無君非禽獸而何彼掩耳盜鐘謂人莫已覺也不知君相非之近臣議之同列恥之在廷百執事口不敢言而心鄙之輿臺皂隸小夫賤人羣嘲之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陳佗稔矣豈待逺惡而後棄乎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為天子師儒之官辱士以快私仇者廷紳言天下事於天子之前以大義斥之為天子近民之官貪刻以病民者刺史梧

擊大姦併狐狸而去之是皆受誅之類也而可報乎管夷吾不復讎夫子以為是王珪魏徵不復讎程子以為非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以為怨有不報而德無不讎夫復讎義也而有權焉彼淺丈夫不學無術知推刃而已安足以及此郭解原涉以俠濟民作威作惠王法之所誅也然君子猶曰復讎報直不失仁義今也盜天子之大權以作姦威以害良善是賊仁義者也其罪浮於解涉矣故吾謂舉天下之人無不可復讎惟

天子之御史則不可昔者孝宗皇帝綜核名實以公滅私御史之挾私盜權以誣人者必痛繩以罪林安宅之於葉顒姚憲之於曾懷蕭燧之於李景孚大者竄逐其次削秩罷官輕猶徙他官未有但已者也今天子雖聖明而言事官猶覬望當國者之意以為向背望其行林姚之罰難矣容曰子之論則正矣氣則昌矣然人毀君君亦毀之得無取賈豎女子相爭之誚乎高子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誅之吾欲誅無君之人以扶世

教正人心而何嫌之避

說

廣居說

永嘉陳君所為便坐命曰廣居屬予書之而發其義所謂廣居之義大矣難乎其為言也學者必先識其所謂者而用力焉然後可乎是居者何宅心之地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寬以居之書曰惟厥攸居蓋皆有主於中守而不去之義如人之有家焉朝於斯

夕於斯常而不厭然後志定而業成夫既識其所居矣而能充之以學問拓之以義理不梏於偏見不汨於私欲逮夫養熟理融之後心體渾然萬境俱徹四海八荒皆在吾宇居其有不廣乎嗚呼此仁者之事學者所當立以為的而俛焉孳孳者故予願與陳君勉之

史巽之兩溪說

坎流水也兊止水也兩溪交流坎之重卦象焉兩澤相麗兊之重卦象焉水與澤相近而不同故易六十四卦

未有以充為水者乎方為季申明兩溪之義請置充而論坎夫坎之為卦心亨而體勞遺安君從容鄉邑之間尊師講道安土樂天其得坎之亨者乎季申棲遲苕霅兩溪之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其得坎之勞者乎然勞之中有亨道焉不可不知也季申儻能思遺安之訓隱居以求其志固窮以守其身則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其何亨如之季申借兩溪之名以寓維梓之思善矣予復推其義以告之其亦以為然乎

陳堅字子固鋻字子思説

聖學二曰知與行而已然非道之以思則知不明非守之以力則行不實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效地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四者辭異其指則同知至至之主於知知欲其明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行欲其力故曰可與存義智以知識言欲高明而如天禮

以持守言欲安固而如地智以通理如水之周流仁以守道如山之堅確一知一行交進互益此學之大方也永嘉陳宗名其二子曰堅曰聲而遺予書曰公為我字之且發其義予謂堅於文從土其義有不待辨若聲之義當以洪範明之洪範五事皆以本然之性而言思曰睿者思具自然之睿人皆有之非聖人所獨得其文義則通而已二子之於學也苟能致其叡以思之堅其守以固之如手足相須而不可相無知行互發不能自已

則其進也庸詎知其所止乎請字堅曰子固鏊曰子思雖皆昔人已行之字然合而言之以盡其義則此乎昉春秋之義不嫌同辭兄弟一體固不得而析也陳君以為然則願以告乎二季有可往復幸無辭焉

唐近仁字學行近道字學知説

仁與道難言也肫肫浩浩與天同體學者茫然而求之烏能闖其藩哉故聖人教人常自其近者言之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力行近乎仁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曰忠恕違道不遠凡皆示人求端用力之要使之即用以明體因顯以識微近而不已則亦終至其域而止耳零陵唐直夫取中庸之義名其長子曰近仁而字以學行取大學之義名其仲子曰近道而字以學知求予一言發其義夫力行非仁也何以近乎仁知所先後非道也何以近乎道蓋行者仁之實而知者道之門也中庸三知知者之事也三行仁者之事也行不近於仁乎近仁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深體力踐

俛焉孳孳毋憚任重道遠而不力毋以色取行違而自欺行之不已仁遠乎哉大學之道自誠意正心至於治國平天下條目衆矣而其綱領以致知為先知不近於道乎近道而欲無愧其名則當懲治本心精擇義理毋溺於利欲以汩其明必謹於幾微以擇所嚮知之之至道不遠人矣雖然二者非學不能知非學則不明行非學則不力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直夫字二子以知行而貫之以

學其有見於此矣然而猶有說焉先儒謂知行如人兩足不可偏廢二子其觀予文交警互發則有以知夫仁與道一而二二而一矣烏虖尚勉之哉

純彥字韓孺說

先君子嘗言古者以王父字為氏今宜倣此名諸孫以純以開府公字公純故也予第五子純彥字之曰曰韓孺蓋竊取忠獻諸子之名俾徼福焉我朝世家之盛莫如韓呂韓公忠貫日月慶留苗裔予以匹夫慕之亦有

說焉且公之諸子或秉國均或備禁𮕽勲名富貴赫奕一時純彥居其間皆不能及而其平生行事亦未有卓然登於史氏者予果何取焉取其生長勲閥不忲不驕以保門戶稱其家兒而已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言順理以保其家蓋非易事故於一卦吉莫大焉嗚呼吾邦喪亂以來故家流落後生不謹以墜其世多矣予甚懼焉乃發此義以示警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純魯字參孺説

余弟不踞甫名其子曰純魯蓋摭秦齊鐘銘之文字之曰參孺則取論語曾子之義屬余為之説余謂秦銘所謂純魯多釐齊銘所謂萬福純魯有質厚之義不過言受福之厚而已與論語所云若不相似不踞借其文以名子猶賦詩斷章云爾姑置二銘專明孔氏之訓先儒訓魯為鈍言其受性之偏非美之之辭也果何取於魯乎蓋聰明才智之人未必聞道而質朴純魯者往往得

之何也敏者見之既易故守之不堅而魯者因其造理之難故用心專一探索鑽研不得自已既得之難故守之堅此曾子所以絶出三千之徒而獨傳聖人之道也嗚呼天之降才於人亦不一矣賢者能因其質而用力焉則其賦性之偏反爲受道之地向使曾子不知用力則亦終於魯而已矣何足貴乎余觀不跽之子疏通闓暢非遲鈍者顧以魯名惟父知子必有深意豈欲其質直務實以濟其所不足乎是則以曾子之病爲純魯之

樂意雖少異而皆可以入道純曾繼自今其亦依親之言體親之志去便儇皎厲之習為篤實敦厚之歸毋悦紛華毋憙輕鋭厎厲於學問沈潛於義理以無虚乎嚴君名子之意是予之所望也嗚呼純曾其亦念之哉

純約字謙孺說

予弟不流甫之子舊名純一不流書來欲予為之更名且字之而為之説予謂幼名冠字考之經傳鮮有更者獨小戴所記父母在許其更名況父之命而非自更之

乎故予不曰不可而名以純約字以謙孺名取左傳在約思純之義字則兼取潘安仁所謂福謙在純約者焉夫約者何也不哆然以自大之謂也人之自守者約則篤實而不濫收斂而不華其行已也恭其用物也儉其為學也要聖人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未有不由此者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然非其心純乎義理不雜於利不累於物安能至此夫既能以純居約矣則天下之謙何加焉天之所益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捨此焉往

春秋之世未必能盡此道若安仁徒能言而不能行故卒盈以取禍我朝有刁約景純者少與歐富齊名蘇文忠稱為前輩推尊甚至蓋能不愧其名者孔門之約未易驟語純約其亦希前修之行由是而進以求造乎顏曾之域可也烏虖其亦懋敬之哉

蹇叔潛字成子說

妻之兄子蹇叔潛予所名也始字淵子復改符子一日請曰二字皆未稱公所賜名請更之予字以成子而語

之曰子達成之義乎在易乾之姤潛龍勿用夫子翼之以為不成乎名行而未成夫乾六爻皆聖人之事聖人何不成之有自學者言之則窮而未達之時也名無所聞行無所見非未成而何故潛也者君子進德修業之基濟時行道之本也人能於此時刻志厲行篤學力行思其所未達勉其所未信不以人之所不見而自欺不以世莫我知而自畫使大學修齊治平之具皆備於我他日出潛離隱舉而措之其所成就當何如哉孟子曰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六者皆困於潛者用力有淺深所就有小大然其為有成一也成子其勉之哉

范震龍字子雲說

蜀公之九世孫范震龍季從訪予湘中曰吾字取諸易文言傳而未知其說公為我言之予謂水火燥濕其義甚著雲龍風虎曷為亦以類言葢龍陽物也雲於易亦

為陽虎陰物也風於易亦為陰同氣相求其從之宜也
雖然子之字是矣然混而無别果孰從乎盍以子雲易
之昔人名字以雲龍相配者多矣如陸雲而字士龍范
雲而字彦龍蓋其著者士龍以雲間自處非不高也而
二十四友之汙陷身濁淖雲龍騤騤固若是乎乃若彦
龍朝聞夕死之事其所依乘尤君子之所鄙笑二子皆
非予所願於范君也夫龍之為物鍾天地之至陽其體
清輕其性靈異而雲以至陽之氣為之憑依其乘時變

化功用不測凡有血氣之類安得而擬之哉易六十四卦窮天下之象而龍為首飛潛見躍各有其義非獨聖人為然學者皆當體之范君究玩於斯而有得焉則知其蟄也所以存吾身其出也所以行吾志不得時而龍蛇毋如子雲之空言而竟辱其身得時而風雲毋如陸范之自失而貽笑於世則朋友相字之意庶乎其不虛矣嗚呼范君其亦勉之哉

王琚字君度説

吾友王深道名其子曰琚遺予書曰為我字之併為之說庶知乃父有友如此且使佩德言以無愧其名也予曰諾哉乃字以君度而申其義夫佩玉之名五曰珩璜琚瑀衝牙大毛公曰佩有瓊琚所以納閒蓋佩玉之制惟琚納於珩璜上下之間所以管攝衆玉者也故古人言佩獨琚得專其名而四者不得如曰佩玉瓊琚報之以瓊琚可見然則佩者所以節度乎身而琚者又所以節度乎佩者與傳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曰既服習容觀玉聲凡皆以其切近於身可以歛放惰之氣閑非僻之心焉爾然其為制也必有一玉焉居其總會以節度之名物之中有精義存是豈苟焉者哉据也而知乎此起居動作其無一而不求合乎度焉謹言謹行常懼悔尤者守身之度也愉色婉容交盡敬愛者事親之度也篤恩厚别承寧尊者齊家之度也刑善親仁戴抱忠信者取友之度也權衡輕重劑量辛甘者接物之度也

廣而充之跬步之間終食之頃皆不越乎檢防夫如是則嚴君名字師友責善之意庶乎其無負矣然而抑有説焉夫度者降衷自然之則非强加束縛於人也始佩玉者容止進退之間若有拘牽之者久則安之矣度之於人亦然善乎吕成公之説曰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若維縶然其中自有安泰恬愉之地据雖未及乎此然有味斯言俛焉孳孳安知不終闖其藩也烏虖尚勉之哉

恥堂存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聰堂存稿卷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恥堂存稿卷四

宋　高斯得　撰

記

寶慶府濂溪書堂記

宋君仲錫守寶慶之明年以書來曰郡學有濂溪先生祠尚矣紹定二年教授梁君士英始即先生遷學舊址而改建焉為堂四楹歲未久而頹圮不治仲錫來謁嘆曰先生治平間遷學于是豈苟然哉卲水經其前濱江

繞其後左挹東山右俯清溪高明爽曠一郡神秀所鍾
學既他徙昔人即其地以祠先生是矣顧規模隘陋不
足以稱乃徹而大之中為先生祠堂祠先賢於東西序
以侑焉其後為講堂直舍齋廬門廡庖湢皆備經始於
寶祐三年十有一月明年某月成維昔紹熙郡學之祠
文公朱先生記之紹定改建之祠公之季父鶴山先生
記之今玆之役非公莫記成事敢以為請斯得聞之瞿
然曰季父之言立於世淺聞者不足繼也況朱子乎且

朱子之記發揮太極圖書之妙鶴山之記闡明剛柔善惡陰陽動靜之理皆已至矣盡矣後學措辭不其僭乎然而俟以邵士之請來不可無以告也惟先生卓然特立於羣聖人絶響之後親承洙泗道統之傳二程先生受業者也先儒擬以顔孟然則舍夫子無以擬先生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流行物得之以正性命先覺之倡道者似之故原道於無極二五之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觀物於庭草不除之際夫子之四時行百物

生也玩心於聖人所樂之地夫子之忘食忘憂純亦不已也涵泳從容深造道妙與天同體嗚呼其元氣之會乎蘇公軾非為先生之學者也其詩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識者以為善言德行是豈無所見而言哉然捨造物與孔子無以擬諸形容矣學者誠能想其氣象而用力焉則識趣造詣能見大意雖未入先生之室闖其藩嚌其胾其庶幾乎邵士親染先生遺澤者也聞風興起豈無其人故誦所聞若此期與共學焉

梅溪先生忠文王公祠記

士之扶義倜儻立功名於天下者亦觀其所遇之時何如爾其或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則發其奇負瓌蘊崇論竑議使功及於朝廷澤洽乎天下誠士之高致也倘所遇之世乂牙相抵而不合雖策慮偪億欲何為哉烏虖若梅溪先生忠文王公之遇高宗皇帝真所謂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者也方是時也大姦方踣世道將回高宗思總攬英雄一解而更張之而王公出焉大對

明冊空臆開陳法天攬權為羣言首天子當宁歎息擢
終第九處冠倫魁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勢自然也
公由是被遇正色立朝其論諫大指謂禦禦敵之策莫先
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於人望其尊屬魏公蓋不待隆
興之初矣又悼三衙北司交堅黨合不畏蹈禍危言刺譏卒
使老將距脱衆奄脅息太學諸生賦五賢之詩歌詠其事公
為冠首焉雖然皦皦易緇硜硜難全稽山之命閒館之
遊公自是卷懷而去矣阜陵即阼登公横榻赤幟復攡

之義底柱建督之謀公於魏公未嘗識面也徒以國事
捐身徇之嶔寄流落之死靡變此其本心果何為乎愚
嘗論高宗中興策詔諸儒得天下之士二焉前有張後
有王言論風指彷彿相似無垢出於權克未枋之前梅
溪興於魁聳既殞之後故其施設規置畧有不同張公
阨於秦相不究其用識者喟息公遇兩朝諫行言聽故
高風勁節磊落震蕩當時之士無與為比士大夫立身
行道若此可無憾矣雖然愚猶有遺恨焉魏公之再相

也薦可為執政者五人公其一也士方翹首冀其大用而公難進易退乾道以後湛浮外服不得久居中以廊廟具終於端尹乃若易名之典世主已更而後命焉凡此皆吾黨之士所共不滿也雖然自公視之其失其得我何加損乎公殁僅四傳子孫日失其序至無聚廬託處行者心惻令吏部侍郎劉公澈生於公里悼先賢之世於今為庶非型善之道位諫省時嘗以告上建祠給田以處業之會多事未及行暨開閫四明乃損錢二萬

緡即公講學之地里名郭路築祠堂五楹後建講堂步
櫊門塾靡不畢具屬役賦文於咸淳八年之八月九年
三月成兩淮制閫印公應雷七閫連帥陳公宜中郡太
守趙君崇鐵咸有助焉劉公又念祠成而無廩難以持
久請于平章賈公似道賈公白于上以没入官田五百
畆有奇賜之自是祠春秋有薦士朝晡有餼公之子孫
不能自振者歲有廩劉公又謂作而不記非古也乃以
見屬自惟摧頽汨没仰公鏗鍧大節不可企及執筆顔

泚而劉公命以勿辭乃不得已摭公平生大致刻于牲石因以志其愧云

公安南陽二書院記

孟子有言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夫士生乎世處乎其鄉有篳門圭竇之可居簞食瓢飲之可樂雖無恒産而未有所怵迫故保其恒心也易不幸當喪亂之際顛連困踣無閭廬以辟燥濕無短褐以禦風寒無糲粱之食以活軀命士至於此上之人茍無以教而養之

人不能皆淵慝也其不失口失色而喪其所守也者幾希故建學屬士於離散安集之餘非徒以養其口體而脫其死亡亦所以養其恒心而納諸君子也自吾有兵難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聚於荆鄂之間四民皆窮而士為甚故制置使少保孟公珙肅矜之各即其所聚而築室以教育焉在公安者即名曰公安書院實維寇祠舊址在武昌者曰南陽書院則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公安以館蜀產南陽以舍襄人既又

告于聖天子請揭之奎畫以寵多士而許焉公安凡六十搕田租歲入二千石有竒山澤閒架之利爲錢二百萬養士百有二十人南陽餘六十搕田租歲入六千石有竒山澤歛征之利爲錢四百萬養士百有四十人擇文學行義之士衆所推服者以師表之旬有課季有試暇日則教之射士無饑渴以害其心咸自砥礪以成其業居無幾何蜀産之歸試者冠其省襄人試于大廷亦或以射被恩士益用勸焉虖當金革之時談俎豆之事

俗儒往往視以為迂而孟公顧能行之雖時相不學阻格其事而持之益堅為之益力蓋庶幾乎衛文公敬教勸學知所先務者可不謂賢乎繼自今士之遊於斯者亦念公之為此將有望於我也切問近思以省其身修慝從義以崇其德毋以物之賤者害其貴毋以體之小者累乎大必使反觀内照常心復存而無愧於士之名乃為不失建學之意而曰覊旅之供固有委積是徒周我於其土地而已吾知賴其養焉以免死而已則是凡

民自為且學古之道而以餔啜者也不惟有負於人抑亦有負於已矣豈不惜哉書院之作荆州别駕史君子翬寔主其事以書來曰是室也落成餘十年矣無以記之懼久而廢子其以為士者告余不敏始誦所聞如此吾黨之士其亦以為然乎

彭澤縣狄梁公廟記

士生天地間以忠信仁義自立將以扶植天經綱紀世道其任盖不輕而重也奈何自古以來君子每為小人

所乘正論每為邪説所敗志士仁人覽觀前志未嘗不掩卷三嘆繼以流涕痛哭也雖然秉彛好德著在人心浮雲揜於一時日月揭乎千古則彼惡直醜正者祇足以增光益潤而已何足道哉唐武后天授間狄文恵公以地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所陷貶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數百年不絶我朝紹興七年十有一月始名其廟曰顯正焉公在當時濡迹周庭繫心唐室決策禁中力還國嗣拔引五王攉輿大計卒能取日虞

淵迂續唐祚其何正如之方其黜居陋邦流落不耦湮
鬱甚矣而邑人欽慕英風懷想遺愛社祠尸祝不懈益
虔唐祀既忽聖代聿興肇錫嘉名載光秩祀宋甄留侯
不得專美其何顯如之昔公廵撫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房
止存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今也寢廟奕奕與四
祠而五嗚呼盛哉生祠廟貌頗壯縣之遷邑人以遠不
得朝夕駿奔乃移諸新邑寄招提境隘陋不足以宴娛
神昌元趙君卯發來宰是邑雞牛妙割之餘歷覩寢而

休焉曰精忠𢧐德之祀而弗稱若是吾之責也乃更卜爽塏作為新廟翬飛跂翼邦人改觀共稱明宰為政知所先後若此非梁公之徒疇克爾耶君又念廟與陶祀為隣而陶祀亦將圯焉乃為建廊廡具庖湢築新亭于東嶺名之曰舒嘯而又葺遐觀之故亭命浮屠掌之官月廩給以書來曰吾於二公無能為役幸甚獲踵芳塵故治雙祠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致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公為我記之予謂陶公拳拳晉室于義熙之末

狄公孜孜唐祚於天授之間千載一心若合符節嵒爾
小邦祀二戭德一何幸歟然世方迂教化而輕節義非
絶識拔乎流俗其孰能發揮之故予于趙君之作重有
感焉乃書之以為記

趙漢卿解彭澤印為池陽郡丞乙亥冬疆事日急漢
卿先為詩寄其弟以死自誓已而北兵奄至不屈死
之事聞贈三官與二子恩澤會予以兵部尚書召見
上力陳其從容就義非倉皇就死者比乞依知饒州

唐震恤典改命遂贈華文閣待制録後改為京澤昔狄公令於斯廟食二代幾六百年漢卿遺愛在人其仗節死義於狄公有光異時少康祀夏予欲言之朝作廟斯邑庶幾二忠臣後先輝映九鼎此邦恨老篤且入地不能待也因手抄狄公廟記泫然思漢卿遂書其後

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為

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饑阨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靳於惠也於是始有貸焉有糴焉貸者責其償而糴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為善政然糴之為法至難備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於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於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謂可無以變而通之哉故糴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

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於已皆志於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剜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之恤矣有委之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爲富者多爲仁者少憚於損已以及人且年飢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取於糴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廢矣有市田爲莊頻租以糴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必微不足於糴非磨以歲月不潰於成況官市民田爲弊至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爲盡善也然則

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區民生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糴之令甚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永之為州市民為戶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於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贏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為米二千斛命巨室吏張糶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民不告于州怵寓公徑以自詣常平使者易而田疇之田惡入徵規約不備一二年間至無主撮

可糴民甚病焉毗陵季侯來為守愀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乎於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溢為災潭富人有抵罪於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予許焉而以平須之諸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公移粟以賑甚大恩也無厭竊有請焉吾方建倉平糴而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後猶有餘粟盍捐以助我乎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未幾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恩

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今續惠之創將歲歲減價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於後乎頃受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為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糴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薄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糴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糴非市於民也郡計素匱每當歲杪無以支吾例聽民賤價折納田租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彼給於用此免於糴

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糴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為錢二十庫息登三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糴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糴餘之闕備後糴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鑒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歛散度地於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僚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置粗備或可持久若刑獄司冬夏慮囚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懼終無以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

此公烏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為此蓋懲均惠之壊於市田而更聚之也然不諉其事於民則巨室既無所損而不至于沮撓不資其助於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於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糴法之善復有過於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髪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生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來者而如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

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增益之顧非耻與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恵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為善而千里之内皆將式穀於侯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迹善矣繼其行者盍亦深念之哉侯名晞顏嘗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為政故其功迹類多可紀云

湘鄉縣平濟倉記

予嘗患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多强敏肅給者少晻昧

昏塞者多疏達浚明者少貪沓汙穢者多廉潔清介者少媮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志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為有皇上帝豈果憎民乎哉何其誕降此種布在世間使之刃靡刻轢吾民而曽不少惜也然則混混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駿有志於民者能不驚喜而歎之乎此令孤立道屬記其所為君子所為欣筆也湘鄉為潭劇邑前有庸令蕪穢不治吏倚為奸百里之人如坐幽居子既黜令誅吏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遲次宜章強

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僵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
震已攝承且八閱月愚亡以稱使令攷諸壁記攝官居
十七八縣之頹廢以此彼持尚且心視邑如遽廬視民
如俎豆屬猒而已肯以同胞為念哉縣有平糴二倉各
為米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
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為乃節縮浮蠹
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糴千石別為倉名曰平濟痛懲
往弊更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為籍擇邑之巨室二十

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糴儲米於其家官不復置廒先糴為期命輸米於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任之吏毋得與既事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第及期責米而已將糴丞先以市價白縣縣斟酌之務在稍平於私而無耗於本縣總其綱丞治其詳民任其寔鏹以粒上不藏於官無侵移之弊無數配之擾無徒胥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兼焉掌糴者二年而代徧則復為丞秩滿縣核糴本之在民者無耗

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絲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為此非不恤後人竭府庫財而以干譽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啻數倍事至不為吾恐既去終為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為我記之鼎銘昭揭魑魅莫近或可恵此土於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嘆息今之長民者渴日以目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録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為之事已談笑而道之且其規置縝密詳善可以為

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與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羽化而僅存者𢫬獘剔蠹放其規橅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償立道不及為之志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飢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殷殷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子孤特而無同志以助為善小人貪利而為天孽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嘆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

淳安縣修獄記

古者於獄秋氣肅殺則善治之冬氣閉藏復增築焉所以上順天時而下全民命也凡民得罪而麗于獄皆其自取聖人哀矜惻怛之心豈有已哉聽以五聲訊以三刺蔽以兩辭附以八辟亦既謹且重矣至於居囚之地復設官以司之因時以葺之使負罪以至者有以庇身不斃於瘐不湛於幽以待論決嗚呼何其仁也淳安縣治自方寇平更剙距今百三十年他守時繕猶足枝梧獨獄戶頹甚縣尹虞君始至承前人廢弛之餘死罪充

斥株送以百數梁腐棖傾勢且壓慨然矜之於是窮日夜力以成獄辭輕者平反重者論報亡幾何而圄空則又色然而喜曰修獄之機不可失也亟請于郡求捐金穀給費且節縮浮費以緜餘財佐之悉徹舊屋改造十五楹中闢之所扃以澤物因舍疏豁無湫底之患圜牆堅密無越逸之虞規摹肟舊加壯鳩工於淳祐六年七月斷手於明年九月以書來曰章侯給費既成其始矣公為記之是成其終也予謂古人繕獄之義虞君既深

得之何待予言雖然顧有復焉獄之為文夾以兩犬而廹之使言是小人㾪罪者所宜居非善人君子所當至也然世壊刑濫善人有時而不免焉故西伯拘於羑里絳侯囚於請室魏其衣赭關三木灌夫受辱居室太史公言之絶痛治獄而至於此則幾何不至玉石俱焚善人將無所恃矣繼自今來者其能於讞議之間致其忠愛悉其聰明使㷀累服刑善良無枉是為賢尹繕獄以待有罪之意不然報虐以威無世在下天道神明至難欺也可不甚懼矣乎虞君

名㮣乾道宰相忠肅雍公之曽孫子李父鶴山先生之壻

鶴山謫渠陽時從遊最久學有師承故其為政知所先後云

江東提刑司新創藥局義阡記

予嘗病近世士大夫不知職分為連帥者曰繕甲治兵式遏寇虐吾之職也恵養非吾事也主轉漕者曰總攬利權毋乏供饋吾之職也恵養非吾事也治刑獄者曰讞平岸獄使民不冤吾之職也恵養非吾事也任常平者摘山煮海以佐國用吾之職也恵養非吾事也嗚呼

是得為知其職分矣乎夫設官分職各司其事人之職分而即天之職分也何謂天之職分仁是也惟人之生一氣而分煢獨困苦舉吾兄弟哀矜而振德之雖窮為士且曰吾職況有位乎居其位而交委其責然則嵬嵬者將聽其自生自死而已乎吾友王元敬按刑江東寔政悉舉水毀之際閭里大疫病無藥以療死無地以葬元敬戚然曰是非吾職乎三代之民疾病相扶持死喪相埋葬力足相及者有常産也今吾民貧到骨病則歛

手待亡死則蓬顆無託吾不受以為責不負天乎不負君乎乃捐司存羡錢百萬創業藥局製急于民用者凡五十品民有疾咸得赴局就醫切脉給藥以歸復益以没官田歲收其入增市藥物定其規約令幕友三人吏主之既又以官田易浮圖山地三百餘畝為之塋域畫成井界葬者人授一丈次第而給植之松柏以滋陰樾繚之墻垣以杜樵採于是病者得不死死者得所歸既成書來屬予記之予謂元敬以刑獄使者為是可謂真

知職分者由其從事朱子之學而知用力於仁故能若是聖賢雖不輕以仁許人然曰近仁曰仁之方曰仁之端則是固可得而勉元敬所行非其近與其方與其端與元敬哀鰥折獄仁聞甚著今又疚心民瘼篤近舉遠可謂善推其所為矣俛焉孳孳力行無倦吾見寔意孚于所部而列郡仰以為師流風達于四境而他路取以為法夫如是則放諸東西南北孰非吾仁而先儒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亦不外是矣詩曰不鮮于位民

之攸暨又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元敬其懋勉之哉元敬名似淳熙宰相文定公之後嘗爲宰椽侃侃有守搢紳稱之歷官可紀蓋得之家法云

躍龍橋記

古者春夏水盈則以舟涉秋冬水涸則以梁濟無一定之梁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周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月令及王居明堂禮所記大率皆然且比舟爲之役易費輕無廢壞之病後世則

不然伐石為矼以與水鬬幸而無敗猶數十年乃成甚者從而屋之役勞費夥徒詑美觀一遇水溢前功俱廢政宣間以河橋一年一修為病始造木橋不數年而壞不知古者之梁不如是也邵故有躍龍橋紹定間鶴山魏公為之記言其疊石為七墩歷五郡守十年乃成其勞甚矣未五六年而毀胡侯頴修之十餘年又毀於是宋侯仲錫寔來慨民病涉鋭意成之橋舊横亘三十丈水敗之餘視舊加長命工伐石增甃駕梁其上為屋凡

三十楹規置雄麗氣象顯設木市於諸鄉工傚於他郡夫取於佃官田之丁役成而民不知錢以緡計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計千二百有奇皆撙節少府用度而為之前是更數守歷十餘歲乃成者俟成於朞月之間邦人咨嗟言昔未見乃來求記於予予謂俟於是役其功偉矣夫囿於天地之間凡有形者未有久而不壞況其易壞者乎然有道以維持之則猶或可久聖人於九功之成戒之董之勸之俾之勿壞其無窮之心可見矣繼

自今來者能申嚴厲禁以防圮毀儲峙材用以待繕修孜孜戒備毋或怠廢而又反求其本平吾政刑和吾教令以弭在天旱乾水溢之害橋其有不固乎是役也録事叅軍周君應星實董其事橋成而宋侯去告於今之州長而相與共勉實有望於周君云

錢塘南山開化寺記

錢塘輿區竺乾之宮鱗萃櫛布不可稱數也南山之陽有寺曰開化爰自妙智禪師慧信被遇壽星聖帝賜對

便殿問以至事竒珍錫予天渥便蕃師歸因卓一卄鳴地為庵祝延曼壽寺於是始基嘉泰間陳淑妃尤重師尚方之賚視前益多繇是遐邇慕嚮祇金輻輳廼拓其廬廣盱營表以成勝剎請于朝願以開化為額詔許之於是其徒聞風驅錫坌至田确而寡餐飷不贍嘉泰改元慈懿太后始斥長樂餘資命市漑田厚其餞給用能百年間九燈相傳以迄于今其勤勞亦至矣然尚有未愜快者處險不厰山門卑側隘陋與宮弗稱太傅平章

賈公聞而嘆曰此累聖所成就也捐緡市傍近地十三丈有奇徹而新之高廊四柱為楹十餘復以餘財葺繕法宇周阿峻嚴列楹齊同至是秋毫無遺恨矣落成主僧妙行介予表弟壻御帶楊君亮節求為之記予謝曰柳柳州蘇文忠平生喜作寺記其深明世典下筆沛然予於戒墉慧戶咸所未達若之何措辭楊君曰非此之謂也師欲得公文以侈上賜且述締創之難俾後來者謹乎修飾以保守於無窮而已予曰若然者不敢以㤁

慈辭遂書以為記

順庵記

淳祐七年春余來守嚴嘉禾張君澄為郡別駕望之氣和而色平即之坦如知其有養君子也閒為余曰吾即先人之廬除一室焉布席藏書名以順庵子為我記之予曰何哉子所謂順者曰吾涉世久夷險之途通塞之節慽忻之情淹速之度嘗之備矣吾皆順之不敢二其心自謂頗有得于是然能勉而未能安微子警之懼吾

守之不固也予曰懿哉名乎斯中庸素位之說西銘存事之義閎遠微妙非予所及也盍求諸有道之士乎張君請弗置既歸踰年復移文以徵其勤至如是曷敢以淺薄辭閒之師曰天地之間紛輪膠轕升降無窮者謂之游氣是氣也播于陰陽轉於五行錯雜不齊故其賦予於人有渥泊貞脆修短清濁之異然而莫非命也聖人與天為一隨遇而安其逹也有天下而不與其窮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順命不足以言之也君子則畏天

命修身以俟死得位與時曰天將以任我也兢業處之而不敢康貧賤患難曰天將以成我也敬共受之而弗敢慍所遇雖殊君子蓋無入而不自得焉自性命之學不明世之昧者始介夫詘信之感以失其憂樂之正知欲之根於性而不知性之由于命事苟適願懽欣踴躍幾無所容所歉一乖顣頞怵迫且至祈死焉烏呼此非仲尼所謂不受命者乎夫人之行世遭有順逆理也然自有道者觀之則惟見其順而不見其逆何則以其能一

之也故赤舄几几周公不以四國流言易其常講誦弦歌仲尼不以菜色陳蔡懲其素事之觸吾前者播撼挫揠至無已也而吾一切以順待之循分樂天無秋毫不自慊之意設之心和而平措諸體安而舒綽綽然休休然有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氣象非明乎體信達順之道者其孰能知之予也昔嘗有志於是顧憂患怵之欲勉焉未能也因張君之屬姑誦所聞以相反復亦將以自厲云爾

温樂堂記

景定三年冬予得西鄰廢屋十餘楹徹之以益故園命之曰老圃留其中一堂因而葺之慕司馬公名園之義扁之曰温樂藝花種竹疏沼架亭若將終身焉客有過予曰子之名堂則善矣吾有三疑焉司馬公龍卧洛波蓋當熙豐大往小來之時也今子當眼丁拔去勳臣顓國之時曷為不見而隠乎公之去也天下名士大夫咸在澗阿故其退為合於義今世之號為善類者皆在轂

中矣吾子儇儇踽踽之外豈復有窮居之樂乎公以爭
新法力辭副樞不拜而去天下高之今子自觸臯辜錮
于聖世視公不大有逕庭乎夫公天下大老百世之師
也子樂其樂殆幾於僭矣予應之曰子之疑是也予獨
無說乎今化瑟更張賢能畢用與熙豐似有間矣然人
之退處亦各有志程子曰士之高尚非一道也有懷抱
道德不偶於時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
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然則豈必皆天地閉而後

隱哉今弓旌四出衆正畢登子所謂號為善類者莫不願立於朝矣然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周室方興夷齊餓死子謂今日朝多君子山澤之間遂無肥遁之士乎且子當寶祐間辭大農者八辭大蓬者三羣小惡其崛强誣而陷之子謂出於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口者果為公論乎然則子之所疑者皆不足疑也況法舜則為舜希顔則為顔見賢思齊尚友論世聖賢之所許也其何僭之有雖然子亦嘗聞獨之義乎夫君子而處於獨世道

之不幸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夫易之君子窮居在下而莫之與故獨致其憂孟軻獨善戰國之世也屈子獨清懷王之時也溫公獨樂王呂用事之際也使易之君子上有大臣之應詩之君子生當西周之時孟子說合於齊梁屈子身遇乎莊昭溫公道行於元祐而猶以獨為高焉則謬矣然而我則異於是蓋數君子之獨也獨於所當獨之

時而我之獨也獨於羣賢入彀非所當獨之日也如衆星麗天而熠燿宵行如四靈畢至而一狗喪家如萬木向榮而枯楊偃地非前五者之比然初無害於吾之樂春秋之義不嫌同辭然則非温公之時而樂温公之樂何不可哉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名堂之義如此而已予毋多事旣告或人遂書以為記四年正月壬辰記

所齋記

予弟不器甫以所名齋書來言曰昔者鶴山季父為我名而書之蜀有兵難扁燬于火鶴山先謝記亦無所屬再題而闡其義舍兄其誰予老矣書學久廢經義復蕪其何以復之雖然昔者盖嘗講于此矣試相與訂焉夫所者果何所耶亦觀諸易與大學則思過半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盖艮者不動之義背者不動之物艮于背者止于當止之地也止于當止之地則是義理至當不可移易内不見我外不見人惟見

義理而夫子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夫不言其背而言艮其止者止即背也止其所者以止釋艮以所釋背也然則艮也背也止也所也四者一而已矣皆義理至當之地也若夫大學知止之義則又與物相為表裏者而曰在止于至善則當止之所舍至善又何之乎故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然則仁者君之所也敬者臣之所也孝者子之所也慈者父之所也一去於是則為失其居矣然而大學

特舉其大者焉爾引而伸之天下何一物而無當止之所乎故有孚威如治家之所也清心寡欲養生之所也教以義方愛子之所也量入為出用財之所也以是觀之所之為義不亦大且博乎書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極者義理至極之地則者天彝自然之法此二者與所同寔而異名盡此道者非聖賢不能吾儕茍未至於自暴自棄則俯焉孶孶求造其所可不務乎不器甫公俟之世也流落不偶室如懸罄

而曾無幾微見於顔面可謂知所止矣擴而充之日用常行之間非其所不居非其止不止以盡乎易大學書詩之義則居是齋睹是扁庶幾無愧而鶴山之所以望子者可無負矣烏虖其亦懋敬之哉

序

滄洲先生奏議序

人臣之告君辭直而氣和則上之聽之也易非曰俯就量入論議之體當如是也孔子曰君子義以為質孫以

出之又曰惡訐以為直者泰陵親政范太史蘇文忠相約上疏已而蘇公見范公之章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言之皆可行也遂附名同奏蘇公平生忠義慷慨如秋霜烈日之嚴今其言如此豈非人臣告君之大法哉故刑部尚書眉山程公端平淳祐之間論諫數十自下劘上莫不愷切言人所難然其詞反覆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矯亢以驚俗而其愛君

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故搢紳士大夫挹其風采欽其議論如麟鳳瑞世莫不愛慕之嗚呼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公之葬也朞嘗以詩相挽曰盡言田表聖和氣范淳夫其孫繩翁拜且泣曰此實録也非公孰知吾祖父者奏議成編久矣叙於首簡其敢他屬斯得性狂且戇動與世忤視公之直而温綄而婉有愧焉而公不察其愚常以直道許之每每誦言於衆公没之後小人無知乃或誣公與斯得異議者咸

切齒之故於繩翁之請不敢固辭非惟求附不朽亦將以破小人之欺洗九原之恨焉耳公名許字季與四海人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滄洲先生

葛德卿篆注兩千文序

古者造字本謂之六書成字而別之謂之六體六書不可一也一則鑿六體不可一也一則亂通乎此始可與論書矣夫篆六體之一也而六書備焉六書之鑿昉乎荆舒六體之亂則令天下之為書者皆是也所謂六體

有古有奇有篆有隸有繆有蟲令之為書者則一之乎觀葛德卿篆兩千文其書學之惟精惟一者乎何以言之以其為斯氷之忠臣故也昔予學篆於鶴山翁問以秘訣翁曰汝聞柳柳州之論文乎謹勿怪勿雜而已惟書亦然予服膺焉今羸老焚棄筆硯久矣德卿介吾友劉養源屬序其編觀其筆蹟甚法而媚故技癢書此德卿試與從事於斯者印之是乎否乎其以吿乎我也

白氏長慶集序

予早歲讀白傅詩疑其得之太易若寡深沉之思者不深嗜也晚見世之為詩者鑽礪太工雖清越可喜而沉浸醲郁之風衰矣乃復取白集日繙十數紙則見其温柔平淡沖曠坦夷凡世之肩摩轂擊而爭者視之泊如也然後知其見遠識微一時之士皆莫能及其生平交友如元微之劉夢得輩文章雖畧相似而心事則判然殊矣公平生凡五棄官姑蘓來歸年方五十有八已無復當世志優游退避嘯傲泉石幾二十年朝廷嘗強起

之尹洛師非其志也抑觀其詩頗悼世塗呂梁太行之艱觸事生慼屢致其意豈其尚友蟊潛而非果于忘世者歟或又謂公晚歲嗜浮圖冞劇而風情亦不以衰二者相背而馳公則一之不知此其所以為達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詩凡三千餘篇予老不能悉記摭其尤者日諷詠之且以授季女凡五百九十五篇為十卷云

黃巖戴復古式之持其先人東皐子詩一編過余而言曰余先人平生嗜詩沒時余幼藁無一存少長乃得一首一聯於竹所先生徐淵子其後盡力得九篇餘皆散佚無可復訪夫逸者固已無可奈何其僅存者非有所託是又將逸矣盍置一談於篇端與吾先人以不朽乎余謝不敢當請益力受而讀之見其詩風度雅遠旨趣和平發言成章不假琱琢蓋庶幾乎所謂落落穆穆者然玩繹移晷不能去手又以知文於天地間未有無其緒而

傳者式之之昌其詩殆出於此乎雖然式之之顯其親不託於其可託非也昔吳武陵奉其先人文集屬序於柳柳州既亟稱之且謂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於法宮近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余謂吳君之詩雖不得獻於法宮有柳州以題其首簡其為昭且薦也多矣今世雖無柳州要必有執斯文牛耳者式之其往謁焉余言未足託也姑識於篇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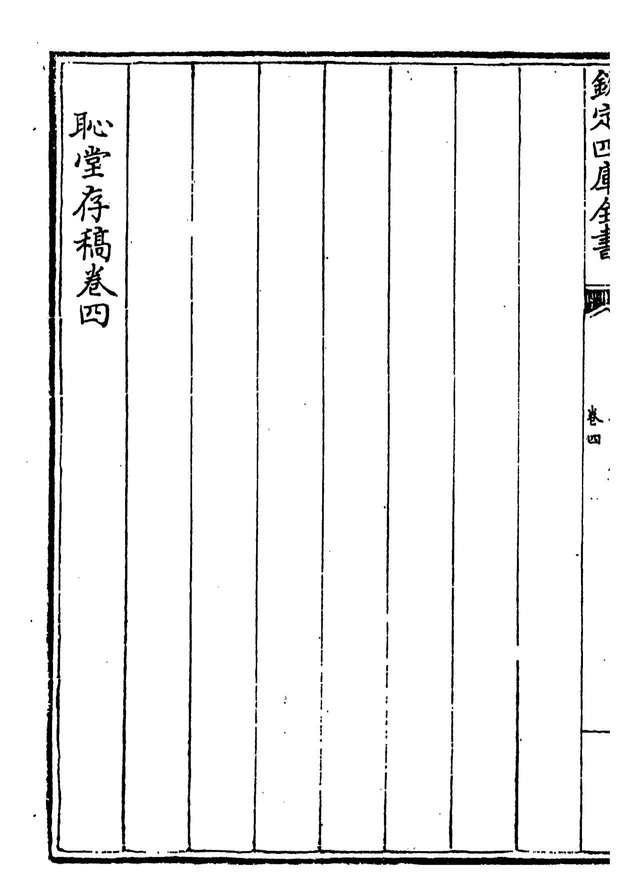


秀巖先生三禮辨後序

嘉定間季父鶴山先生銜恤里居以書帛至臨邛李先生坤臣共讀周禮予時以諸生執經坐下每見二先生以禮文殘闕漢儒穿鑿附會為歎鶴山因言秀巖李公著三禮辨據儀周二禮正大小戴鄭王孔賈之謬有補禮學為多李先生深欲見之竟不可得蓋是時成甫三年其傳未廣故爾後十年予登先生之門始得而觀之則見其於衆說紛亂之中一切徵之以經裁之以理如

法家持律以斷獄訟精審愜當無一毫牽合臆決之處至於典禮之大者如郊丘明堂廟制官名刑辟征賦車服宮室之類莫不引而伸之下貫歷代以及國朝於是古今典章制度得失之故莫不粲然可見嗚呼此豈漢魏以來陋儒俗學馳騁於訓詁之末流者可得而及乎書故𢧐行燬於兵難學者罕見于將指湘中乃因暇日手自讎校以刻諸梓庶幾禮樂衰微之後讀是書者可得其門而入尚庶幾先生立言垂世之志云





恥堂存稿卷四